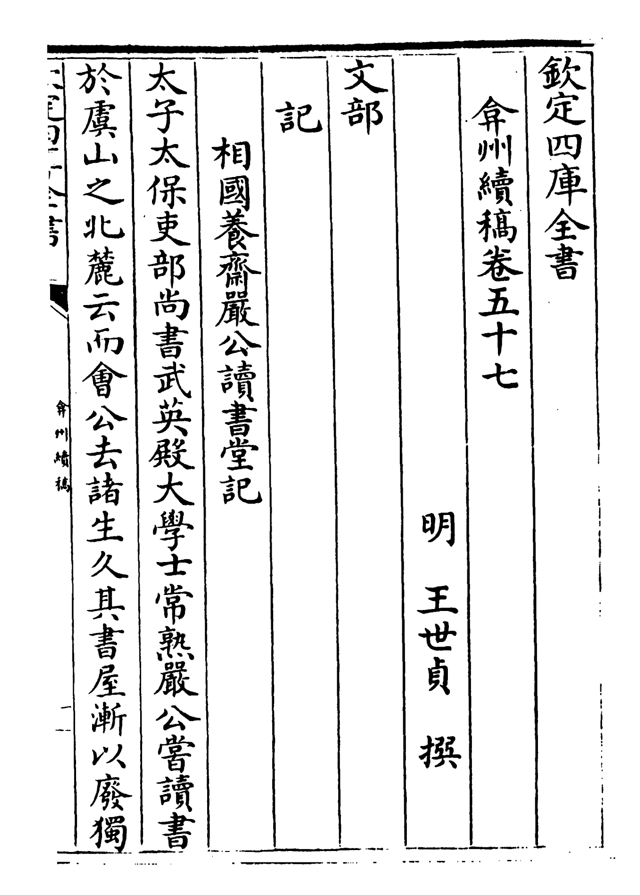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五十七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記

相國養齋嚴公讀書堂記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常熟嚴公嘗讀書於虞山之北麓云而會公去諸生久其書屋漸以廢獨

遺趾存而公之孰戚蕭君者感公恩而葺之為堂五楹以度公之所讀書而娭公之子孫來游者其進而三楹祠故言子游其又進而三楹祠故虞仲雍薟吾夫子之所後先推許以當逸民文學選而公之平生服膺而願學者也堂既據山之勝恠石攢屼而贅目清泉瀌瀌而薦耳修竹茂樹中外暎帶其蒼然之色與石會而鏗然之音與泉會即公杖屨一再過亦為之欣然忘返而蕭君謂不可無述乃屬余記之以示永永余不佞竊謂公

之服膺而願學者旣無如二子然虞仲之時當未有所謂書而其所佩習不過太王肇基之訓而長我句吳至奕世而尚未能革斷髮文身之俗僅以一惻怛之讓而使天下後世曉然而推通于君臣父子兄弟之際有餘味焉子游北學中國得夫子以為之依歸而置其科於文學顧其推而用之於武城者其跡僅在於絃歌武城而精微則歸之道以為君子小人之所俱不能外然則二子之為書大約可知也嚴公於書雖無所不讀顧其

好既嘗在二子及其業成而用詞科入中秘以寅恭佐人主格天下之化者十餘年而宰銓柄參化機其奬進士類必捐遺金之被裘公行不由逕非公事不造庭之澹臺子羽而一時之格心真若化陽鱎而神龜削虎翼而麟趾者然天下甫能窺公書之用而公內不勝其讓歸其職於天子而奉二尊人以安於鄉過者若以為華胥為畏壘而不知其太和至順之俗去言子之前而虞仲之後無幾也吾聞之世宗朝諸以禮樂遇人主至輔

相者自愛其稽古之力而必侈其微時之所佔畢之地而以書院請天子亦為之嘉異而章表之然往往不及身而遂泯後之人至欲跡其地而不可得者有矣嚴公之讀書堂公不自名而一書生名之上不以藉人主之寵靈下不以煩縣官之版築與閭左肩臂之力徒以未剪之茨非刻之桷而嵬然與虞仲言子嵎峙而稱三不朽焉於戲盛哉是舉也夫豈惟公之名與堂俱永永即不佞與蕭君亦藉之永永矣公字敏卿嘗署其居曰養

齋天下不敢以字稱而稱之曰養齋先生

懷德堂記

懷德祠者何祠故諫議平湖馮公者也公舉進士拜行人奉使便便有僑肹風尋入諫省論糾中貴大臣直聲動天下出而一領望州再宰巖邑所至號為神君而中厄於忌者竟挂冠歸公享壽七十闕自成進士迨捐館垂四十六年然為德於州邑以歲數之不過十之一二而為德於其鄉則十且八九以故甫公殁之踰月而

諸生沈維鏡等若而人請於令願祠公於鄉賢三老徐燮等若而人約正方桂等若而人里賦長潘鈿等若而人塘長陸卿等若而人市人周栗等若而人鄉人孫昊等若而人鄰邑人朱寅等若而人復相率請於令願特為祠以報公令劉君異之為再覈其事咸信乃下教特祠祠公三老等則又相率請於令謂自黃髮而至髫兒齒而至齔者疇不食公德而以煩有司之帑願得一切共財力從事而會公之子大參敏功太學生敏效聞之

謂以先君子德而食報則可以先君子德而使諸父老昆季勤財力而從事則不可於是議祠地地取之家别業之趾議祠祠為堂三楹樓三楹其門室左施藥而右施茶咸取之家𢏻議春秋祠與茶藥費咸取之馮氏之肆税而官民不與焉於是三老等則又大悲喜謂名為報公而我曹不獲一供財力何馮公之善用德而二子之善用報也則又相率請於令劉君命其祠曰懷德而屬不佞記其事不佞公門下士也不敢以椎不文辭竊

讀三老等所上事大略云公居恒謂家居不計倪不可以饒不饒不可以伸志夫人富而仁義附焉故自其罷官而具少奉羨即以收棄田而治之皆成上腴又以其田入益斤置傍畛已又以其法教邑中畊者已又以其為州邑時賦三則及助徭法語守令行之亡何邑田皆驟貴於是公喜曰吾可以為德矣其首施則伯仲子姓有四時衣帛廩餼之供諸習儒者教之農者田之賈者訾之稍次施則五服之族屬其更次施則五服之親屬

其衣帛廪餼之供遁殺而吉凶緩急靡不於我取之其最後施則邑之老者疾者無子者不能棺者叩之即響應而又推其餘饒築城當睥睨者數十雉城成而㫒冠絶不復窺修通都之土石堰十五石橋三十二浚陳塘為里二十七築義塚以瘞討賊之殤骨而封之又以其暇旌節義贍孝友假典禮佐有司之權蓋環公居者可十萬户其大牛食公惠其自罷官至捐館三十四年如一日矣吾聞之昔賢美前王之不忘而推其實第不過

親賢樂利之被於君子小人而已今諫議公所為德僅僅一鄉邑然為之人者盡於前所云之二端而親賢樂利其被澤者迄今未已也夫安能遂忘公夫以樊君雲之工治生與賑贍不責報解訟焚券得公之近似而天之報之通侯者累世然未聞其仕宦善狀朱仲卿之歿思托祠於桐鄉而不敢望其鄉以鄉之所被德淺也公守吾太倉不再閱歲去今可三紀而士民今且議祠公公殆兼君雲仲卿而有之矣於乎賢哉公諱汝弼累官

至揚州郡丞又以敏功貴封臯副而其大節著於諫議故特稱馮諫議云今劉君名士璦安福人有政聲

吳邑令宋陽山遺愛祠記

當宋公之自吳令入為御史也而吳人為之碑以表去思其辭為故吏部郎轂祥其又十五年而公以抗直忤世數起數躓而吳人益思之為之祠以春秋祀其記為故少叅廷祼二公皆彬彬質文君子不輕為然可者也其又五載所而吳人益思之謀飾其詞而問記於世貞

會公有新命以中丞節來撫江南而吳則其守下邑乃
逡巡弗果曰是於格戾且未可以辱我公閒而久之公
遷爲南廷尉以去於是其父老相率而請於搢紳先生
曰吾儕小人即一食息而無非公賜乃能竟忘公惟是
諸君子篤親賢之思何所藉以不朽顧謂世貞盍伸前
諸世貞竊臆公爲令在嘉靖中其時國家未有宮室之
事與南北備倭夷費鄉民坐仰南畝而修公家之歲額
以爲恒然至一攝長賦則立瘠貧者破廬産徙署鬻子

而猶不給竄跳相屬即稍饒而孱者雖視其田田益賤畝不能售數鏹直公顜析其故久乃得之曰吾能為若主於是計賦區區率百畝抽其五畝以助長賦者邑區凡三十六得公田萬三千畝而公又為之正疆界擇主佃謹出納諸賦以重輕差次受助自吳邑行之久益稱便而旁大邑亦稍稍規撫公成法江南之不為公田者無幾以故公去令而縣官有三殿役南備倭北備狄一切以軍興從事大農少府水衡將作之使蝟集而有司

尚能以下中之農支梧其間吾民亦重去其土間者一
少蘇之畝日以貴數倍其舊矣公為吏務寬平襁褓小
民而治而至有所棓擊非胥魁即上豪弊罔山積一閱
立掃度後先令吳者困公私冗亡暇寢溲而公間則為
諸生講說經術治道慷慨節概賢豪之風徵召文士為
詞酒游雍容甚都吳山之間煥如其色矣士民之所以
交思而不忘有以也吾聞之朱仲卿為北海太守治行
第一入領大農稱賢九卿然居平自謂異日子孫奉嘗

我不如桐鄉民問其官則一嗇夫佐令平賦訟者耳豈非親民之恵愛深於公卿大夫之名蹟故耶吳士民業已及公而生祠之久而益思新之公亦安能不有意吾吳若仲卿也夫以世貞之辭豈能踰前二公即以不輕為然可足嗣耶於是公之舊屬兵使者王君異其言而請勒諸石公名儀望字望之永豐人甞舉進士為御史再長佐大理出治學政兵事最後撫江南有古名臣風

整飭兵備右叅政暘谷王公生祠記

王公既用給事言得調去而諸屬城之搢紳大夫追思謳謡之總若千萬言亻何而幕府之佐吏將校與士民合而肖公之像於州鐘閣之室其將校復以私錢祀公於二衛之共壤又久之而戍主魯君等復各以其私錢為祀以肖公像而春秋祀之又念事久遠更代易亻佚相率而謁余文以昭公之惠於永永余謂諸君誠長者不倍德顧王公所為德於若何狀試言之而試聽之諸君曰唯唯否否夫王公非以為吾曹德吾曹非以王公

之德德吾曹而後報之凡吾所以德王公為三呉儲胥德也當公之至而倭警稍稀則見以為無剥膚其民狎敵而畏兵費三事大夫嚚然謂省兵則省食節縮之説與懈廢相表裏而公獨憂之後先請於臺凡十五事俱報可夫王公非能不為省也乃不欲徒省其大要組練省而益精可以師餘皇省而益堅可以濤烽堠亭障之類省而要害益脊可以如率然餉省而益逮時可以如果然夫能使士飽如果然者何也軍儲之有倉豪右黠

猾每借以匿賦兵不時給給不半蔽而自公之得臺請一一從漕計告完士且不枵腹矣故曰如果然也何以要害脊而如率然也公所部自金山而北至圌山衺八百里緩急不相及公攝柘林青村之戍與金山合而軍川沙南匯寶山之戍與吳淞合而軍劉河之戍與大兵合而軍孟河江陰之戍與楊舍合而軍公又移楊舍將於江陰移蘇松將於金山移金山將於劉河移劉河將於崇明無警則分有警則合擊首尾應擊尾首應故曰

如率然也何以餘皇省而可以濤也夫福蒼船者為名美也薄而不能遠公所治沙船必厚郭堅柁崇檣重櫓而別製三翼之輕舸以左右之其哨至於千里而不虞潰故曰可以濤也何以組練省而可以師也公卒雖不多谿子少府射二百步之外淬樂機火之鋭又在三百步之外類皆括蔽韋抉劍盾之士踸踔科頭貫頤呿芮者始收之又時而鼓鼙之薟甲戌之役一戰而倭悉授首矣故曰可以師也余復謂諸君王公德盡是予曰烏

可盡也公詰盜而盜發輒露其捷若神至相率避徙它地去督漕而為機發以致水三百里之涸立浸而漕艘以五日濟堡寶山則不閱歲而城成屹然東南巨障濆盂河則不踰月而河廣隱然則別漕孔道公所為德於文武吏民非一吾曹被者若夏畦之偏澤而所窺者若巨嶽之隅勝耳夫焉敢以為公盡也余乃曰善哉言也雖然以諸君不私德於王公則可以王公無德於諸君則不可余里居獲時侍公公恒言今一切以居平法待

諸校雖州邑之佐能以氣凌之而出其上白簡之所彈射公移之所刺按日夜鬼伺鷙擊而不休即諸校茍負材氣者安能洪忍抑首甘為下也其洪忍抑首甘為下者安能一見材也千里而奔踶者安能逃於寸目之網也夫居平而一切裁之緩急而欲收其死力難哉以故王公強力而欲信諸君之長而掩覆其短它文吏之公為陵而私為中者公力絀之至階謗讟而不恤夫王公固不以為諸君德寧為無德而已耶諸君乃瞿然曰有

是哉雖然吾曹之祀公終始為三吳儲胥德而已余乃

又曰善哉言也夫不背德厚也不私德公也祀以報之

像以徵之文以永之詳哉諸君之為王公也公名叔杲

字陽德温之永嘉人魯君名邦闕君名闕俱行都指

揮事為戌主

金山建叅政陳公去思祠記

始陳公之去淮安守而視益部學也其士民相率尸而

祝之曰公庶幾有以終惠我而公自益部闕省叅政

督漕事所治廣於郡十之九而分省淮安如故其士民大喜過望而公所以衽席之者非一第用漕故從治瓜州其日復得十之九瓜州之闕　也亡守令受束約與郵傳共億前使者不勝其寂寂歲一再省視而已公獨徙治之即鮭菜不以煩市人歲省費約千金而別勒商船毋繇它江道必取鎮鎮遂稱嚴饒冠南北而公暇則延諸生秀才談說經術課文義彬彬異於疇曩瓜州瀕大江咫而近金山踞其中公時時汎輕刀攝齊陟山頂

之毘盧閣南望而覿千艘首艤艤上咤曰雄哉已而曰是黔首脂也得無朘乎北顧而千艘尾相銜而上咤曰雄哉已而曰是天子所以資羣辟六師者也得無後時以貽簡書讁乎顧諸所以佐大僚筴國儲給而民不告痡乃西矯首眄連山鬱鬱雲氣中巴蜀三楚之飃檣自萬里挾落照而來東則海門滉漾黏天無際日月之所吐浴意甚樂之顧謂諸生黄明昌曰此何必減峴首吾不擬鉅平愴將如吾何盋未幾而公以父臬副公憂歸

瓜州之父老孺子不勝公之思謀所以祠之而明昌曰
廛也湫而囂是不以辱公貌夫瓜州之觀江江之觀金
山金山之觀毘盧閣閣故公所憇而興詫者也其稍上
為懸崖方丈之地為室而貌公寧獨吾鎮之父老孺子
時時寓香火即客之善吏者善詞筆者善為名者游而
一瞻依焉將毋貺鑾公乎哉葢祠成而謁余記其事余
素辱公知又嘗一再登毘盧閣竊謂公德于淮北甚深
且巨今僅以蕞爾瓜州續而稱之以蕞爾祠而報之公

雨露一勺而已諸士民毋亦斗酒一豚蹄而謝滿車之甌窶也雖然若士民既日思公天子方重公急公異日服除必開府開府必在江南北而肺腑喉咽之寄以歲時行部陟玆閣而覲公像怳乎不知誰我將以為瞿曇先生之自忉利而下覩旃檀也耶公名文燭字玉叔沔陽人明昌少能脫諸生穎自幸於公公間語吾識若不下王中丞之於魏懋權若能作懋權國士儺耶以故感而倡祠公王中丞者不佞世貞也

青浦屠侯去思記

屠長卿既成進士而所草騷賦詩歌之類馳騁搢紳間亡抗衡者或謂漢有長卿司馬氏與長卿不爲兩耶長卿曰我故不啻兩當司馬吃豪時我則且脫橐矣衆乃復稱長卿敏而欲難以所不習繇選人得潁上令潁上𧺆邑也其民貧而吏拙長卿一摇筆而理解再見顏色而攝吏若神明民之慕愛之若赤子之戀乳哺而不忍失也長卿所爲文章益富刺史上計闕而松乃有青浦

者名為嚴而新其田乃割華亭上海之㑹多下中錯又
多交關匿賦而其民又益以嘉定崑山之二垂有徭訟
相率而互為逋數前令僅三人兩以不振去而其賢者
亦僅孳孳奉公牘而已不能有所振刷長卿既以才調
其邑豪相戒匿而窺長卿之張置長卿故為一切長者
甫至大霖雨諸堤且就潰長卿朝夕蔬食袒跣禱晴而
間行民間使益土石於堤以捍之手畚鍤勞其勤者
而囊粟以資匱者又為文責數神且願以身當歲讀者

為酸臭是夕霆震雨亦為霽而民間諸堤皆堅好比秋諸圩邑災獨青浦不受災而臺使者大興水利當農時悉僝赴河長卿持之曰治河以利農也而先奪其時何以稱利召三老率而子弟就鋤櫌有我在毋患也蓋農畢而河事亦就緒復議大均田長卿謂青浦苦賦重而田瘠諸賦浮田者三之二稱者僅一而田浮賦者無幾我將為民減賦耶將為縣官益賦也自是青浦賦不復益使者亦不能以格繩之邑故有田非不毛而農不任

畊相率徙避他所田幾類甌脫長卿捐俸以倡諸豪使各貸匄貧農稍稍歸復矣又樹營室各城門之䖏而居諸鰥獨者其又老疾不能自爨始歸養濟院而以時食之質庫有敝衣不售長卿為讎薄賈而收之亦歸養濟院而又有餘衣則給獄囚之裸露者曰藉令彼當死法死耳我不忍其生凍餒也廣文王老者廉以病卒爨舍長卿哭之割半歲俸以賻他寮佐罷官不能歸無不資長卿槖而長卿又折節文士往往有所餽贈如某子甲

輩踞上坐而責美酒粱肉供我彼臨邛令何若長卿唯唯謹然不以毫髮累邑人故長卿之居令垂四載而俸十九入公家與待客用相半居所以奉太夫人一簋肉一簋魚羮退與其婦對饜藜藿而已最後當上計吏以故事進悉却弗視所齎持不能數十金而客及吏民送者至蘇而長卿不忍其誠悉分予之别從他郡俠借貸乃得發部使者累以卓異聞始擢禮部儀制主事於是青浦之父老在野者曰得屠侯我且得飽而不聞胥儈

之號呼以恐我在邑者曰得屠侯我不日耳椎朴聲即
聞耳之而無稱寃不平者吏及三伯曰事屠侯無他苦
苦貧然至今不遺覈按而薦紳先生則謂屠侯仁心為
質備有禮樂廉惠特其小者乃謀為之樹碑以志去思
太學潘載甫出㦤曰善我任碑而侯所最重客曰徐孟
孺彭欽之曹重甫其所最才而寃為出竒以拔之者曰
諸生郁孟野相率狀侯績而謁余請記余謂諸君子之
隲長卿若何曰吾故重屠侯才乃者知其有才而不盡

用之為難夫使屠侯盡用之將必有鉤鉅出沒之算耳聽目視口辨手揮之敏以聳動羣聽使可稱說吾今乃司之十固不發二三耳此所以為難也余曰子知長卿之不盡用其才難不知其不盡用於今之時更難也且夫子不聞漢武宣之際霍子孟用事以持法刻深為能魏丞相繼之而加察故趙張尹蓋之徒勇於取循吏跡而失其意而所謂中牟密縣之効未展見今者長卿之令青浦時寧直子孟時也天下靡不窺測政府方寸賦

歛之取盈刑罰之取重簿書期會之取速鷙擊毛舉之政成而循吏接踵不知其於國家元氣何如也長卿之所為盡在閭閻單赤而已茍可以得上知而不必為可以得上怒而不必不為有所中忌而不必沮有所中譏而不必避此長卿之所以為長卿也當長卿之治頗上而以書自通余累數千言遂定交既來青浦復從王元馭先生游人或謂長卿毋近名乎長卿曰吾知吾好而已何知名已而有快王先生及余於政府者語且及長

卿人又謂名得無損乎長卿曰吾知吾好如故耳何知損於是乃益稱長卿賢謂以密中牟祠而祠司馬文園不亦洋洋哉長卿聞之復夷然曰吾得事元馭之家曇陽子以一切皆贅吾何知三君長卿名隆别號赤水所著書成曰由拳集余記草於甲申之春而諾於癸未臘月時猶未謝筆硯也

朝列大夫前懷遠令信陽何公生祠記

蓋何公之去懷遠令而丞德安郡也實嘉靖末云公去

無何而邑士民謳思之不已則立碑以紀其績久之而其思又不已則相率搆祠以祀之方是時何公里居無恙也既搆祠而其士民從學官博士弟子請於臺使者邵公胡公曰在職而立祠若碑者有禁何令故里居非在職者也徵其所謳思則後令教之為記也邑人泰安守槍鄉進士良之為敘也鄉進士猷生之為問對也尚書郎東陽之為詩十也金吾擢別駕夔綸太學桂等之為詩百也田父里婦之為謠三也葢彬彬然兼質文矣

於是士民復言曰不腆懷遠下邑賦也往者四鄙不勝求相率而徙去空其地若甌脱然何令至始招徠之稍稍還集為精心恤其隱而補其不足歲時勸課農桑勞勞扶惰顧兩兩尌撲蝗蝗滅民黎復稍稍實矣以秋報輦輸庭為裁其緩急而先後之輸畢當受役復裁其緩急而先後之諸粟米力役之征以次辦治而不告困乃新學宮而優其弟子曰是選於民者也則又優其搢紳而禮之曰是選於士者也俗故媮乃為禮教嚴規條相

戒飭曰所望於大夫士以先吾民而風之者也雈苻猶不時警乎耳令威則銷兵為畊耒矣黷金居閒者譁乎耳令廉不待望車門而却矣何令之為懷遠也且五載部使以卓異旌累上而累報聞最後得丞德安亡不以令高第當入備諫察不則亦郎署丞於格少次不當乃何令怡然自如也丞未幾飄然致其事歸絕口不名功夫何令不名懷遠功懷遠之士民胡可以不名何令功也於是邵公胡公曰然則捐贖鍰小資之毋盡勞吾人

益邵公滿而崔公為代會報祠成崔公布書幣使使渡江謂得不佞言以文麗牲之石昭何公永永余不識何公然嘗識公之父大復公文大復公以行誼風概稱弘德間其文遂能振六代之凡而成正始何公故少孤當盡讀父書否耶何清惠爾雅之用章章如此也竊謂三代以上立德與功言為一而五臣十亂各以其業顯非有父兄師友之素其合而為一固先天之盛萃之乃孔子之諸弟子雖產周末日得至聖以為之依當亦無下

三代而由求不能通文學游夏不能通政術者何也說者以為非不盡通也謂各據其所重而言之也令大復公不蚤夭亦何下顏閔其關中之政庶幾見一斑矣何公之以政術顯也據所重也吾懼世之以文苑循吏狹何公父子也故論著於此若何公之所繇祠見前矣何公有子曰學士洛文大史洛書方修其大父業重朝廷夫大復公不盡食德而以貽何公何公又不盡食德而以貽二子然當其所自致聲則自享之以此示懷遠之

士民於伏臘之日讀之庶有以慰哉何公名立別號小坡汝之信陽人以鄉進士來邵公名某胡公名某崔公名某俱以進士來

重建言公祠記

弇州生曰吾郡益有言公祠云言公者郡下邑虞人也諱偃字子游昔在宋世紹隆先聖之統而公以高弟子得進爵吳而至明世宗朝罷吳封稱先賢言子其祠故在虞載之祀典而在郡者前守令因民之懿好而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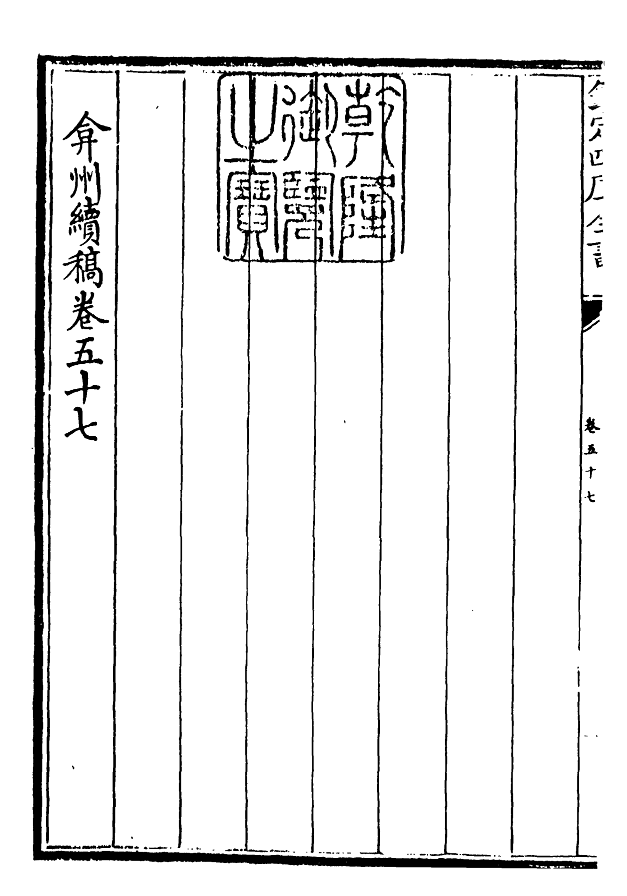
宮顧雜市囂而處且湫隘不稱今少師申公汝默嘗讀書其中而陋之既貴謀所以稱公者問地而得一巷故名學道愛人喜曰茲地也非公之所嘗從事類居肆者耶抑何默聰標著若此也乃大出賜金斥買故社學及傍地庀良材為堂五楹兩廡翼之戟門屏之傍飭丙舍以塾受經者郡邑守令相顧跼蹐自責師帥之不稱何以辱我公願一切任費少師公不可既成而貽書世貞山中曰子為我記之世貞伏覩乘志吳之先太伯固以

至德三讓天下第單路而來因循故俗不能遽有所移易其國至壽夢而始大然與其三子相禪以武德則不競而日尋于干戈季子札始復以讓成之因北使中國以觀十二風之盛著為詠嗟蓋彬彬矣不三紀而公始復滸吾夫子之門獲聞性與天道之概而記魯論者列之文學之科自是二千餘年而吾吳之文學遂以鉅麗閎爽甲天下其黼黻章施足以表盛世之象而有餘識者謂季子僅嚆矢焉而公實廓大章明之其功有不可

掩者雖然公之所謂文學也將令所謂文學而已乎哉穆叔有云太上立德最次立言吾夫子之門固未嘗岐德與言而二之公之視顏閔若少遜其文學不必不通于德行也記者即所重目公耳不然而武城之郭絃歌之聲譪然而學道之對卒不屈於夫子之莞爾子夏之門人於樽節退遜亦既雍雍矣猶倨然而命之曰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嗚呼是本也豈令之所謂綴聲偶韻屬事儷辭以茍就世之耳目而已乎哉葢不特猻卿

子之所譏稱即以語公公亦賤儒之矣少師公世所推以文學衡世者也然不自足反而歸之德行以其所藴籍佐聖主斟酌元化與民更始夫禮樂積德百年而後興高皇帝之掃除奠定視太伯何啻萬萬德之積為百年者兩矣以聖主之敬承而少師公與二三喆輔毗贊之其視當時何如也亡論季子論樂歸而不獲伸於其父兄即以公之賢得夫子為之依歸而所謂絃歌者僅施之蕞爾之小邑聖主方垂裳而聽少師公與二三喆

輔郊廟之典尊尊親親詩歌樂律金聲而玉振之又何
待哉世貞老自廢辱少師公推轂而不能應又不能通
一介之書以謝而少師公命之記公祠豈謂於公之道
少能窺見一二毋亦以其拘方自好庶幾澹臺之末節
而或有當於公者故畧述公文學之所重且推公未竟
之志以屬少師公不知少師公以為何如也



弇州續稿卷五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五十八 九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王錫壽

弇州續稿卷五十八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記

王文靜先生祠堂記

錫以文獻冠履天下而其邑王子裕僉事先生尤較然裒然者先生以上壽卒而門下客鄭坤陸祥旭夏曰校

戚鬉等百餘人相與追述遺德而請謚之曰文靜夫亦以先生之為德不易屈指數乃若威鳳騰芭章施末俗鴻冥高蹈釋躁夷競吉祥止止斯其大都哉即使太常標議諸吏文學覈之何以異旃而先生故游慧之西麓為方伯秦子成地葢嘗撫孤松而樂之徬徨其下不忍去因手貌其峭蒨偃蹇之狀於圖而目之曰高逸老人明非秦五大夫埒也客既以謚先生則謀所以祠者曰安所得地乎於是秦君聞而致地曰先生志也客庀訾

力而薦之先生之子孝廉君曰未可以繄我里父兄將為其後者何而客益效其訾與力孝廉固謝不可則為柬之曰毋過侈蓋不日而堂巋然無藉丹堊潔澤靚深翼以兩廡缭以周垣因深為池平橋跨之因高為臺雕楯戟之祀之日容相孝廉羞以陽羨之荈若蕙沃以慧之第二泉靈飈肅然怳覩出入光景徘徊疑眙疑蠁而所謂高逸老人始儼恪如侑公久之風諟諟來左右披拂又如侍祠而奉掃除者客乃謂孝廉美乎先生之志

將少慰我於是走謁不佞俾記之不佞少則習先生事先生篤學砥行爲閭里師壯而登朝嫻吏治一旦以供奉家太公故棄其節綬於未艾之年服勤養志孺慕不怠晚益自適輕舠短屐放浪於寶界湖山間朝有吟諷夕貴臨川之帋手墨猶潤羣褫吳興之練尤精畫德肩美文沈散騎五長台州三絶暎帶勝流芬芳異域從心之後沉冥高引往往稱病謝客客益慕説之以故望其廬則若以爲祠宇思其人則若以爲異代而追先生之

棄客客故不能遂置先生盎靚先生之祠宇又若以為其廬瞻先生之肖貌又若以為猶在不死也先生之生死重於世如此哉吾聞夫去先生里而西有延陵季子祠者自具歿于今二千餘年矣而播於人口若新彼其皙國風陳先德纚纚洋洋固一時人文之極而讓王於諸子姪進不涉鄢郢之郎退不蹈胥聖之僇優游大耋其為靜孰加焉然而未有以是易名者今用延陵祀祀先生有如以先生稱稱延陵永永並著於錫則豈唯錫

之光實江右奕世之休先生諱誾子裕其字孝廉君名鑑仕為吏部郎其大槩操行如先生

工部郎蒲坂王公靖變記

萬歷壬午之三月錢唐悍卒以餉之削額也擁督軍中丞於軍而環譟之且將甘心焉時冬官郎蒲坂王君子牧以榷稅寄治南關聞而赴之從者曰請毋驅是未易測也王君曰驅之以戎往則不可以好往何害且彼不吾讐也遂入軍呼其魁前而數曰若識我乎我榷稅郎

王其也家大司馬公嘗秉邦政矣以片紙解北單于之惑而愓息請命不暇何有於若曹若曹快快為削餉額耳中丞朝奏聞而夕報可復而額不啻轉圜即餉不及額所虞餒餒不至死也今以一不快意故而甘心於中丞公有如天子赫然怒發十萬之師南渡江若曹族立赤矣族赤且被惡名衆有識王君者曰果榷稅郎也是廉而有惠政時時從商旅謳謠得之矣其又有稱王君者曰使君嘗為我曹請復餉額於中丞中丞自不許耳

益王君先時探得悍卒籍籍以意風中丞其人嘗聞之故云自是圍稍稍解而臺兩使繼至遂以中丞免其又二月而中丞出候代領吳興市人子狃亂卒謂縣官必不能正法相聚為剽刼火光燭於天王君復輕輿出入竿旗矛矜間反覆開諭其人雖不能盡聽亦不敢有加於君而會新中丞張公至君入謁頗為言其情狀因從臾張公發兵捕誅之事以大定張公既用平亂聞上獲殊賞而心義王君功乃復特具疏請旌君部以非君専

職格不行俄王君得代去則錢唐之大夫吏民相率而

請太宰仁和公紀其事於石矣張公之友王某病廢居

吳中雖謝客然頗以比壤虞禍及數數問南來人稱張

公之功十而九嘗爲志之稱王君之功十而六而未有

志也今年冬錢唐之鄉進士某等若而人諸生某等若

而人相率造余居列王君所以平亂狀甚悉余謂微諸

賢寧不知王君余故嘗以通家子事大司馬公往者北

單于失其孫左大都尉掃諸部壓邊境大司馬置大都

尉殷掌間俾為雄媒以籠北單于遂盡削其威暴委身奉琛稱臣者再世矣此其功視魏卿絳之和戎郭尚父子儀之輯回紇寧啻埒夫魏卿之子為舒惑於欒盈之誘車成列矣賴范鞅之言而後定汾陽之子為晞幾縱其卒而肆於邠矣賴段秀實之言而後定不然則魏郭之勛其與存者幾何今王君不重愛其七尺以片言而再定錢唐之變夫豈惟無隤其家聲已哉於大司馬葢有光矣今夫不治卒而使卒信之如蓍蔡其權政孚也

非其責而任之於白刃之林而不避其為國專也一言而杜羣黠之口使唯唯其辨勇大也其不賢於魏之舒郭之晞萬萬哉即詩書所稱干城腹心及世濟其美又何多讓也王君名譙萬歷丁丑進士自榷稅郎未幾以賢擢吏部為忌者所搆還尋事白入兵部今為武庫郎中

遂初堂記

遂初堂者何臬副王公育德與其弟大叅陽德之所重

建也堂何以名遂初志初也甚矣其不易遂也王之初自台而徙温之瀕海曰永嘉塲塲故多豪其甲第棟相接者數十里而獨王氏為最盛王氏之為世者十二為見指者以千數而獨二公之王父溪橋公為最盛溪橋公卜居于横塘之右有二子起家佐名藩師太學彬彬一時名臣而佐藩者東厓公是為二公之先大人治第於郡治之墨池坊徙家家焉其處者自若當是時王氏之宗有祠而二公之故第猶有堂歳烝嘗則以時至聚

其族祭而後成享脩先大人之束約而規之肅如也其避郡囂則以不時至伯仲相與攷德論業怡怡如也即二公名雖徙為能無廢其初者而會嘉靖間倭暴起海上勢且迫諸里中豪相率避去而獨王之老與其壯者不忍其桑梓而起徒兵攻之其前茅數利見以為可完保而陽德獨憂之自郡馳謂曰戰危事也不可狃狃而得敗焉亡噍遺矣盍築城以為收聚乎其壯者不聽而亡何果大敗前茅殲焉賊束芻而焚之廬舍半燬既退

乃相率哭於祠謝陽德曰茍用子之言庶不及此也陽德奮然曰雖晚矣猶可及我而存其餘乃請於育德據溪以為險捐藏金者萬躬畚鍤之役以城城城成而勢不能奄橫塘之故居會其中有隙地衆以為二公德曰徼伯仲吾等不獲有此今寘吾等於安而棄伯仲於危可乎日從曳育德俾與陽德築第於其隙堂之成其壯麗有加於舊而陽德方游宦不及落育德乃貽書曰自城成而倭至仰望之若崇山也叩之若立鐵今倭且平

矣堂成而吾幸以獲乞身先之悉徙郡之實與圖籍其間猶夫溪橋公初也吾之父兄子姓晨有疑而質吾於堂夕有緩急而籍吾於堂而亡弗應也蓋不必俟烝嘗而始見之其又猶夫溪橋公初也藉令城不時成而族且散而之四方矣吾兄弟苟即安於郡而堂之在橫塘右者且委之賊吾東望而徒丘首之悲而不敢復其何有於吾初敢名堂曰遂初而俾弇州山人記之余謝不獲請則謂陽德公亦知夫先王之制乎哉自同里為井

其極至於死徙無出鄉而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盍五畝之宅未有輕棄其初者以周德之盛宅是鎬京而卒亂之曰豐水有芑至七月之詩於豳風三致意焉夫以人主之力與周之盛未嘗頃刻忘乎其初而竟莫之遂也東遷之後依晉鄭以希一日安於宗國邈矣而眉山氏策其必不振然至其自為計則有取於延陵季子之羸博旦宅常而夕墓汝杳然無復蜀土之思何耶然則肓德之名此堂其上而獲遂於周下而有初於眉山氏遠

矣故敘其所以而勒於石俾為王之子孫者世世守焉

怡怡堂記

嚮者吾取友於中原僅二人焉而皆新蔡而又皆張氏其伯氏助父弱冠取甲第名震海內獨於官數起數躓露拙宦效仲氏見父為諸生有官棄去弗顧顧獨喜為詩詩名與助父鴈行而皆不耐為骫骳舍世好而擇其類已者首得余而善之見父至置余於師友之間一日造謁曰不穀受箸於先君子而始有此堂也徵伯氏孰

與授成哉不穀即不獲奉先君子於兹堂然亦幸而獲稱為仲以從吾伯氏而又有叔氏在敢一日而忘我兄弟請額之曰怡怡而屬子記之余竊謂見父之所取義於怡怡者寔出吾夫子而余初嘗疑其說以為朋友之切切偲偲豈其不當施之兄弟哉是將不欲以義掩恩耳夫父母而有失亦寧𢡟其為幾諫者而至兄弟獨能曰怡怡也要之父母之分尊尊則不能以意通朋友之分疎疎則不能以幾示居兄弟而日夕相與為怡怡是

謂太和和之極也即內有僻念何所取萌外有僻誘孰從取投哉且又可以意通而幾示賢者無行而不與不及者無適而非師是則怡怡之效也見父既以善余說而謂余昔者奇章公有兄而無弟永興公有弟而無兄楊太保氏謹而長者亢陽道州氏洽而少者流此皆未既於吾所謂怡怡也吾今得子之一言請與叔氏奉而脩之以俟吾伯氏叔氏者字闕父今尚為諸生有聲

澹然菴記

我師觀察使季翁七十而署其燕居之室曰寧齋又四年而別築室於里第之後圃圃不為藩編棘而已步武無異卉木蒼髯緑筠而已室無翼三楹而已屋不施堊彩素桷而已中無它設一屏一几一榻而已案頭無雜袠周易中庸金剛圓覺黄庭道德諸經而已室成而更署之曰澹然菴人或謂季翁寧以致遠澹以明志將毋武侯之遺訓乎哉而胡以役役世間味至從心始悟也世貞曰不然是澹也季翁固恒有之夫翁少而為諸生

而自奉諸生也及成進士宦中外至二千石而自奉諸生也仕不必競員耕不必膴地寢不傍媵食不再肉飲不再舉終其身以為天下之味無以加者季翁恒言曰世之所謂醇醲沃腴足於五官之用而快於心志者是唯未得之則若孅然一得之而猶嚼蠟矣及其稍過而損我稍殲而障我則猶之乎酖毒矣𢾶螯矣吾方以為禍本而敢快之是徇且吾聞之澹而不厭者其德也澹而無味用之不既者其言也以此而交於人則若水也

以此而交於天則玄酒不齊大羹不和也以此而為天人糧則琅膏玉霜也葢天下之至味舉無以加於澹者是故經云五味外美邪魔腥臭亂神明胎氣零迨其以澹而得之也則曰五味皆去正氣還正氣還而吾志湛然明矣根塵之引不接而太宇定吾宅又胡弗寧也夫季翁之為澹久矣晚而始以是名菴而世貞始以澹之說進可乎否哉今夫味至澹極矣別味至於藥王極矣曼殊室利猶得而擬其後曰因味生覺了味亡了無有

云何獲圓通然則味必至於無有而後謂之澹澹必至於忘而後謂之道菴雖用澹名必至於無可名世貞雖竊為之說必至之無可說而後庶幾乎名菴與記也季翁莞爾曰有是哉

幻景菴記

去吳五十由旬而遙為豫章國中有長者曰朱宗良客逆路庻迦過居士曰長者盍有羯磨室云其阯入黃泉而杪造天七重寶樹以為欄楯前嶸後庨音相聞而不

相覩左右周廊步武所不能計中有百俱胝像摩足頗梨以飾幡旌紫磨直金以為軍遲鍵銘貝葉梵文吾不知其幾千億夾而最後路迦耶跎蒭曰不然吾以分衛而造長者長者延之其室不過容膝而已中設一几一榻而已主人嗒然而坐徐㕑我以脫粟已而咀之悅若芬旨之自香積也已四矚之又若阿僧祇獅子座臚次而不相碍也已不知主人之為我而我之為主人也出而詳之猶夫一容膝室而已然則嚮者逆路底迦所傳

幻也居士听然而笑曰子所見陋眞耶幻耶其侈而以為廣麗幻耶眞耶昔之所傳其果幻耶子之所得其果眞耶吾請以質之長者長者報曰不然其侈我者幻而陋我者亦幻其别眞幻間者亦幻吾固以山河大地依幻立者也而况一室依幻成幻者也室中之身其我也耶則幻我也凡我所現六塵縁影皆幻影也且吾生而齔齔而童以至於壯且老所歴之景若泡夢焉露雹石火焉吾不知景之去我者幻耶未來者幻耶其刹那之

屬我者幻與非幻耶景之幻我耶我之幻景耶孰從而辨之且夫後先二人語子者皆幻人也雖然子姑為我幻言之而我姑幻聽之居士乃復听然而笑曰子既以為幻而我復以幻進可乎抑吾聞之師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子其覺而離耶抑離而覺耶居士復報曰始吾迷而真吾幻也既吾迷而幻吾真也子以佛世尊之言而覺我乎覺則何所事言乎哉然則子之傳於佛世尊者亦幻語也子亦一幻人也夫豈時

鬻語子者也雖然姑志之以俟後覺者

喬峰亭記

喬峰者信陽王太史公所名亭也何以亭公之西圃有玉門暉章之二樹樹焉其下幹相距武十而近其上枝庇畝十而遥其下若比鄰而上若互有室退者若交讓而進者若交驩美蔭磅礴烈炎不侵公憩而樂之壘石為臺臺不取矩緣趾而已構材為亭亭不取向緣臺而已亭成而昉名之曰喬峰美其樹也何以峰蓋太史公

之言曰不佞嘗使關中登華嶽絶頂下宿青柯平夜半起望三峰為三巨人自肩以上蒸雲封之亭亭東益隙月微射如破萬葉悲風因之颼飀砰磅洪濤翻空疑雨疑霆倏忽莫蹤葢余爽然而快已凜乎其忡忡者歸而凝思未儷其境也乃者得之吾亭吾高舂而仰望不能得日夕不能得月伺其出没東西迺得煙霏曖䨴與頂交翳爽籟横度逗而成聲颼飀砰磅幾希乎青柯平昔之三峰寧非樹耶今我二樹焉知非峰耶曰亭之樹而

峰也旨哉雖然夫峰也何以喬太史公之言曰吾以志吾樹耳茲樹也吾高王考之所手植也葢二百年於今矣與食邑相終始不衰夫峰言象喬言義也於是余乃進曰公知三峰之所以喬乎茲峰也巨靈氏之所手蹠也葢億萬年於今矣其陡削而上六千仞是天地之喬也茲二樹也其植不過二百年而自頂放踵不能過百尺是家之喬也夫九萬里扶搖之大鵬而方以僅尺之鷃爲逍遥游一也雖然太上立德謚爲立言趨華而尊

與嶽等堅是為太史公之喬樹耶峰耶何足以肩

白業堂記

白業堂者故講師朗公所立也朗公之同母兄曰祇園俱少而離俗負大智慧三藏經論總持若槖復相與參五臺伏牛諸耆宿為秀法師上足尋駐錫於杭之碧峰山當是時祇園振法席而朗公佐之塤篪倡和不為異宗方之世親之始殆有間矣祇園示寂法席愈盛諸襯施雲集朗公不以充衣食供而買地碧峰之址大約畝

三十而微剪棘夷塊中為堂五楹左右淨室翼之後為
齋厨浴湢四周高墉曠潔靚深竹樹亙列陰森蔽虧結
夏解夏毋非安地時郡守新都吳君詣公室而樂之顏
其楣曰白業志淨土也夫業不過二端淨穢而已諸淨
行種種深淺不一而皆歸之淨諸穢行種種深淺不一
而皆歸之穢淨而至于白所謂純潔無疵淨之至者也
然猶得以白而擬之以業而證之即令不思善不思惡
了悟妙明本性無法可修無佛可作何白可擬何業可

證哉朗公未五十而示病現化其門徒真相如蓮性印奉遺體瘞於堂之前而塔焉因介王徵士百穀來請記余舊嘗識公頎皙而長面若滿月每升堂說法巍巍金山海潮之音聽之驚悚客意殷勤惟余是屬余今安敢辭第朗公之業余不能深窺其趣而為之弟子者羯磨精進毋替朗公之志以無業為白業可也夫堂則一幻地而已矣

無住館記

余觀處者垂五載而不能盡縻客與家遠者誘耳邇者誘目不得已而謀徙之深野兒騏於故居宅之西偏誅茅輯荆而處之屋凡三楹不斲不飾皆仍其故後設靖室奉大士聖祖仙師方廣不盈丈以資焚誦而已中楹洞虚籠白鷴䳍一頭右楹空之間憩剪頭雛左廡蓄馴鴿十餘頭賦之餘粒以下鳥雀翫其飲啄庭中鑿方沼延袤各五尺許蓄金魚十餘頭亦玩其涵泳而已傍鑿二井以救池之渴雙梧蔭之其陽二玉樹翼之池之南

五垂柳依之其又南與左右則側柏列直以資服餌而已左楹稍寛鬲其中一几一櫃貯易老中庸金剛楞嚴維摩數卷又左為耳室二僅可容膝其一置一𣫍一笠一衲其一置一寢榻又左轉為龕室小又不能當半三時趺坐而已寢室之名曰慧觀慧觀者吾師曇陽子所示偈語也於兹寢矣覺之使不昏也龕室之名曰來一來一者亦師偈語也一者何即重陽子所云五行不到處萬物未生前是也來者何吾一之所自來也於此而

思所謂來一者而後吾之空不頑也總而目之曰無住館兒騏請曰始者以夫子之築沈沈矣捨而去之而棲於弇山之北庶幾以為欲界甲馬又捨而去之而棲於恬澹之觀夫恬澹者其名美也而又為人所跡逐傷其實之不稱捨而去之以尋遂初而得廣莫之野今且復有畏耶將無住之謂何余曰爾烏知無住耶偃吾語女夫五畝之宮以寓吾七尺之軀者是境也萬境之一境也境日來於吾所吾敵應而已不與焉彼不吾住也吾

與其來而不與徃吾不彼住也而後生吾心故曰艮其背止其所也是無住之住也非住之住也嚮者數徙而所不安居以有住耳今者無住而無不住也而汝疑之者汝猶住住也真宰從傍笑曰辨矣子數徙而子之居窮矣而師不而將也雖欲無住烏可得耶固然子老矣而不能藉而師之一刀圭吾見子之蜩甲也朝菌也雖無住又烏可得也余無以應也繇其理而不能不收其言併以記無住館

來玉閣記

由弇山園之背竇而入復轉而東得一長廊其下俯水而面東弇會積雨廊潰稍改其中為小閣凡三楹啟扉而眺則東弇之古樹叢花峰灘亭樹之勝一覽而盡其西可以得中弇背又西可以割西弇之頂毋論文漪倒景直盆盎中物汪司馬伯玉過我凡五宿樂之甚乃曰我茲去歲必復來來則宿我閣是時山記成而閣獨未有名伯玉謂吾故家新都新都據吳郡之西垂曰西來

閣可也余笑謂游者覩其署不以為什公且初祖達磨耶而會伯玉方醉隤唐若玉山因請名之來玉謂伯玉字也伯玉大笑拊掌曰善亡何周天球公瑕過我因乞以大篆署之而李郡士牧畫閣之三壁有岷峨雪山一堵頗雄麗伯玉即不來此壁亦庶幾焉同雲之頂瀰漫散墜檻外諸峯巒頫仰凸凹與屋中將照耀如玄圃積玉又不然而園之西三十六里為馬鞍山亦曰玉峯秋杪木脫西弇之頂可掩而有之暇則浮大白延焉以代

伯玉亦何所不佳雖然伯玉聞之將以我為善移好也

作來玉閣記

開先寺寶墨亭記

大江以西山之最勝者曰匡廬匡廬之最勝者曰瀑布泉而開先寺獨據山之要以當泉之大觀是故寺之最勝者曰開先開先之傍刹最勝而高者曰鳴鶴寺由鳴鶴而稍西遂得瀑布諸雙劒香鑪文殊峯之勝拱之又最勝而高者曰太子讀書臺故南唐中主暻貳相時寄

跡地也有石砥平而立高丈餘衡三之中刻宋黄文節
公庭堅手書七佛碣其左為明新建伯王文成公守仁
破寧藩而歸勒以紀功者也文成公於八法不能敵黄
公而此出其上駟以當黄公之下駟遂稍稱鴈行觀者
亦並偉之而文成之勒在正德之庚辰末云嘉靖我邦
國其明年辛巳世廟即大位改元嘉靖於是觀者益
神異其事而又六十載余弟敬美分守南康居恒自命
曰匡廬長而會今少保潘公時良以中丞節行部挾敬

美皆至其所四望而樂之左顧曰是不可以亭乎哉其以庇厥刻而憩游者趾得從容寓目焉敬美曰唯歸而發其槖得故事餞贈之潤筆鏹以庀材甓而亭之亭不能觴客則於傍隙地樓之樓不能盡得瀑布則又傍出而西為閣費之潤筆之鏹涸而不足稍稍捐奉廩繼之其又不足則南康盧守整伊令堯夫亦捐奉益之益敬美移佐臬而後報成事于是名其閣以張曲江語曰紫氣名其樓以李供奉語曰雲錦謂亭之庀二公刻也名

之曰寶墨而皆手書以署又謂茲亭也其始事且又潘公之所顧屬也歸以告余俾為記始末余故嘗讀所謂七佛偈者雖後先人人殊大指以人受生無相中幻而成諸形象又即所見幻而成山河大地含宇食服之類一切埽去而歸之空黄公既誤以為實而書之其書之石又誤而欲久之吾子與潘公又誤而亭以庇之今又誤而以黄公與文成公之墨而寶之是幻也且文成公之稱嘉靖我邦國也亦偶然而舉之舉而偶有契而覩

者乃以為神奇是又幻也敬美曰不然子之所以破吾寶墨者以七佛偈旨也是偈也其前者凡七壞刼矣孰從而傳之曰釋迦傳之也曰若能知釋迦之前而受之七佛耶七佛者今猶在而授之釋迦耶吾之所謂幻者猶執實也今子乃欲以幻而破吾幻何也予不能荅第謂敬美子姑以子意名之而以吾意記之俾後之具法眼者以實而破子實毋論諸稱墨者不必寶即茲偈亦不必墨子之亭亦可無作而亦可以無墨寶名子亦何

所用吾記哉雖然黄公能奉佛者王公能印佛者果有知而不予言謬也以是記可也

蘇松游擊將軍范君去思記

文武之道若陰陽然相藉為用而其勢恒相低昂高皇帝以諸功臣力定天下事右武而會承平久漸以不競而東南為尤甚至嘉靖壬癸間島夷之禍起廟廊之席爭抵掌談介冑而武士亦乘間以重至有離疏而奪將印援戈而獲蟬冕者顧其人不必盡廉潔也事至則折

節而聽之惟其所欲為事定則持三尺而掎之甚或深文以中之不令其得善去迨久而成故事小闊節者則飾以為汙嚴馭者則飾以為酷不能委靡者即飾以為跋扈守令李官之牘晨入戟門而臺使者白簡夕上矣白簡晨上之尚書而夕報聽矣吾自始解青州節以至今若干年所覩見大將偏裨而下幾數十百人不善去者十恒居七八於不善去而真為不善者十不能二三吾未嘗不為之扼腕歎息也雖然未有如范將軍之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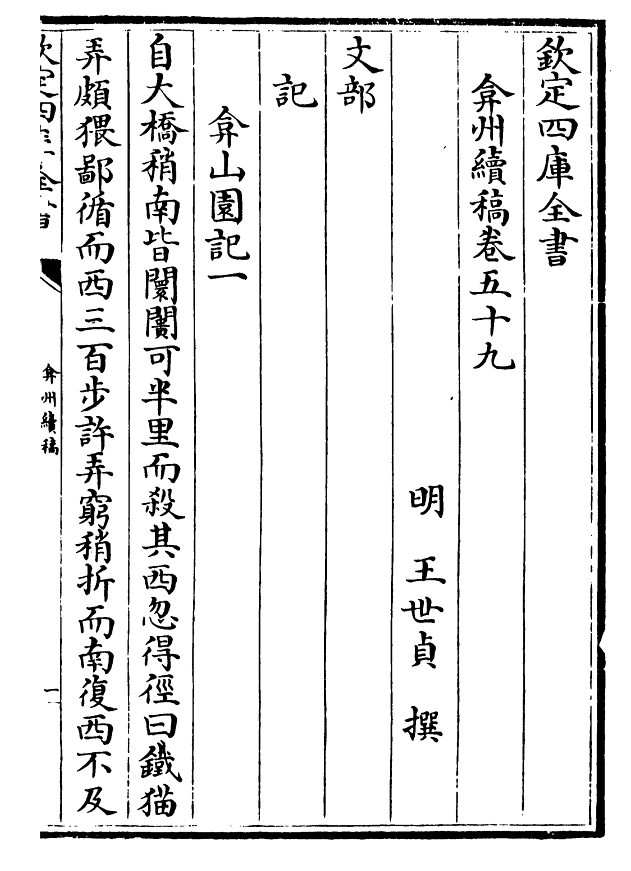
者也當范將軍之始至而帥劉河也儒服綬帶以一刺謁余坐而談天下務余時病不能盡酬對然稍覺其異姑謂之曰子會稽人也范少伯非子之先人乎哉其所受計倪而南極越之祕言亦胠篋誦之否將軍唯唯復謂曰子今治吾吳吳又子之先希文鄉也彼臆間有甲兵所以北禦夏人者亦心受之否將軍曰唯唯既别去無幾而有稱將軍善為軍政者非一然其大較所得士必選勤習戰射申明約束司農館金至必呼卒而面受

之絕甘分苦勞逸與共病為醫藥死有棺槥度汎暇輒課其能耕者擇海傍甌脫地耕之軍儲亦稍稍充不盡仰縣官而居人雜吏卒而處耰鋤矛盾之用相馴狎而不覺凡有所建白皆堅久利便臺使者心服將軍材薦疏婁上且遷而將軍猶微守其重施施自若曰使吾折節而媚丈吏則有所不能使吾馳賂而北以求速化則吾有所不可夫是二者皆必取辦吾部曲則吾有所不忍葢未幾而稍稍露幾微迕一縣校規欲得將軍兵搆

飛語中之吾嚮所謂白簡上而將軍不可留矣舊將軍之中白簡諸將士爭馳以訴故中丞挽留將軍風雨之夕覆舟而死者四人且不顧其見中丞而語甚𢿙中丞不獲已姑為好辭慰之而哭聲且震野矣退而羣謁余於靖廬則又哭曰吾曹力不能留將軍則何以逭吾思且伐石而樹之戟門而祈公之一言為重余辭不得迺曰嚮者嘗與而將軍言以范少伯希文為勉夫少伯托鴟夷子皮以游於江海而卒起為齊相希文見齮吕夷

簡而夷簡竟悔焉乃有西帥之拜今之齮范將軍者皆世所謂賢者也是必悔悔則且更稱將軍將軍果有意乎吳越之南帥壘碁布何地不可容一范將軍吾所為文亦不必令范將軍知令後將軍毋以成敗論國士取范之成事而潤色之以為而曹天亦欲知而曹名其存者不必能為馮諼逝者不必能為魏禮乃高誼何讓焉將軍名朝恩起家世冑舉進士高第有邊功自漕渠都尉遷而拜游擊將軍官為都指揮

弇州續稿卷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五十九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記

弇山園記一

自大橋稍南皆闤闠可半里而殺其西忽得徑曰鐵猫弄頗猥鄙循而西三百步許弄窮稍折而南復西不及

弃之半為隆福寺其前有方池延袤二十畝左右舊圃夾之池渺渺受煙月令人有苕霅間想寺之右即吾弇山園也亦名弇州園前横清溪甚狹而夾岍皆植垂柳蔭枝樛互如一本溪南張氏腴田數畝至麥寒禾暖之日黄雲鋪野時時作餅餌香令人有炊宜城飯想園之西為宗氏墓古松柏十餘株其又西則漢壽亭侯廟碧瓦雕甍峭崪雲表此皆輔吾園之勝者也園之中為山者三為嶺者一為佛閣者二為樓者五為堂者三為書

室者四為軒者一為亭者十為脩廊者一為橋之石者二木者六為石梁者五為洞者為灘若瀨者各四為流杯者二諸巖磴澗壑不可以指計竹木卉草香藥之類不可以勾股計此吾園之有也園畝七十而贏土石得十之四水三之室廬二之竹樹一之此吾園之槩也宜花花高下點綴如錯繡游者過焉芬色殢眼鼻而不忍去宜月可汎可陟月所被石若益而古水若益而秀恍然若憩廣寒清虛府宜雪登高而望萬堞千甍與園之

峰樹高下凹凸皆瑤玉目境為醒宜雨濛濛霏霏濃澹深淺各極其致縠波自文儵魚飛躍宜風碧篁白楊琮琤成韻使人忘倦宜暑灌木崇軒不見畏日輕涼四襲逌弗肯去此吾園之勝也吾自納郎節即栖託於此晨起承初陽聽醒鳥晚宿弄夕照聽倦鳥或躡短屐或呼小舠相知過從不迓不送清酒時進釣溪腴以佐之黄粱欲熟摘野鮮以導之平頭小奴枕簟後隨我醉欲眠客可且去此吾居園之樂也守相達官干旄過從勢不

可卻攝衣冠而從之呵殿之聲風景為殺性畏烹宰盤筵飣餖竟夕不休此吾居園之苦也園所以名弇山又曰弇州者何始余誦南華而至所謂大荒之西弇州之北意慕之而了不知其處及考山海西經有云弇州之山五彩之鳥仰天名曰鳴鳥爰有百樂歌儛之風有軒轅之國南棲為吉不壽者乃八百歲不覺爽然而神飛仙仙僊僊旋起旋止曰吾何敢望是始以名吾園名吾所譔集以寄其思而已乃不意從上真游屏家室棲於

一茅宇之下偶展穆天子傳得其事曰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天子遂驅升於弇山乃紀其跡于弇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則是弇山者帝媼之樂邦而羣真之琬琰也景純先生乃僅以為弇兹日入地夫奄兹在鳥鼠西南三百六十里其中多砥礪固可刻而去隴首不遠二傳皆先生筆遂忘之耶則不佞所名園與名所撰集者雖瞿然愧亦竊幸其於古文闇合矣自余園之以鉅麗聞諸與園鄰者游以日數他友生以

旬數而今計余跡歲不能五六過則余且去而爲客乃猶竊弇山之號而又重之以記得無尚有所係耶夫志大乘者不貪帝釋宮苑藉令從穆滿後以登弇山之巓吾且一寓目而過之而況區區數十畝宮也且吾向者有百樂不能勝一苦而今者幸而併所謂苦與樂而盡付之烏有之鄉我又何係也夫山河大地皆幻也吾姑以幻語志吾幻而已

記二

自隆福寺而西小溪渺渺垂柳交蔭而吾園實枕之扁其門曰弁州語具前記中入門則皆織竹為高垣傍蔓紅白薔薇荼蘼月季丁香之屬花時雕繢滿眼左右叢發不飔而馥取岑嘉州語名之曰惹香逕逕至西而既得平橋曰知津取弁山堂道也高垣之左方以步武計雜植榆柳枇杷數株藩之以栖鶴始有饋余茲禽者後先六頭每交吭羣唳聲徹雲表以鮮食裁之留其二名之曰清音柵靜夜所時得也右方除地為小圃以畊計

皆種柑橘土不能如洞庭名之曰楚頌取蘇子瞻語也
逕之陽有墻隔之中通一門顏之曰小祇林始之闢是
地也中建一閣以奉佛經耳小祇林所由名也既益之
以道經又輔之以島榭臺館之屬余志日俊勝日益廓
而去茲名遠矣顏之志始也入門而有亭翼然前列美
竹左右及後三方悉環之數其名將十種亭之飾皆碧
以承竹暎而名之曰此君取吾家子猷語也其左竹中
闢為路客遊至此倦少憩所謂夏不見畏日輕涼四襲

逗不肯去者此亦其一也轉而為竹之背一喬峰獨立
而頫其首若有聽者以與經閣相望也名之曰點頭石
取生公傳語也去峰之十武得石橋廣而平可布十席
嚮者往往於此候月今以他勝處奪之不能恒矣名之
曰梵生取釋迦於忉利天説法還王舍語也葢至此而
目境忽若闢者高榆古松與閣爭麗美蔭不減竹中而
不為吽𥨍深黝友人文壽承過此而樂之古隸大書曰
清涼界甚怪偉勒石立於橋之陽右方循橋直上可數

丈得閣其左右室藏佛道經扁其左曰法寶右曰玄珠
畏客之餘輒闖入其中以息踈汰濁而已不能徧幡閱
也啟北窓則中島及西山巒色峰勢森然競出飛舞拏
攫遠者窮目逕邇者撲眉睫閣之下亦寛敞四壁令尤
老以水墨貌佛境宗風列榻其間隨意偃息軒後植數
碧梧自此而北水隔之路遂窮閣之左有隙地與中島
對踞水為華屋三楹以竢遊客過者歷歷若鏡中花木
禽魚自來親人名之曰會心處前植梨栗來禽數十本

右則鹿室以棲三鹿與園丁共之此吾園景之一也

記三

知津橋者跨小菴晝溪北亘數十百丈溪盡而兩山之趾出步之則皆在望以其類吳興之菴晝而小也故以名其西臨水五楹中為門張中丞肖甫榜曰城市山林前有垣障之稍折而南復西則廓然一廣除欲截五洞庭樹之作五老峰力未能也姑藩而種含桃含桃成歲得一斛饞花亦足飽目其左方種如之俱曰含桃塢堂

五楹翼然名之曰弇山語具前記其陽曠朗為平臺可以收全月左右各植玉蘭五株花時交映如雪山瓊島采而入煎噉之芳脆激齒堂之北海棠棠梨各二株大可兩拱餘繁卉妖豔種種獻媚又北枕蓮池東西可七丈許南北半之每春時坐二種棠樹下不酒而醉長夏醉而臨池不茗而醒游客每徙倚其地輒詫謂余此何必減王衛軍芙蓉池也余謝不敢當而會吾鄉有從廢圃下得一石刻曰芙蓉渚是開元古隸或云范石湖家

物因樹之池右池從南得小溝宛轉以與後溪合傍皆紅白木芙蓉環之蓋亦不偶云循堂左而東沿小罨畫溪一石坊限之扁曰始有其右坊扁曰雖設稱雖設者以阻水故度始有門則左溪而右池循池而南其陰皆竹藩之曰瓊瑶塢塢内皆種紅白縹梅四色桃百本李僅二十之一瓊言紅瑶言白也更西得小平橋名之曰小有取别入山道也自是復折而北溝十步一曲黄石為砌清流灣環可鑑名之曰磬折溝緣溝皆木芙蓉即

芙蓉渚立石處也道左既梅塢而竹所不能藩者傍出侵道其稍厰梅益繁名之曰香雪徑又厰則為一亭前阻溪水溪即磬折溝所入也隔岍始得西弇山怪石竒樹高下起伏若坐若立若舞若騫日飽於茲亭之中而遊人往往過而忽之故名其亭曰飽山復折而東數十武則徑之事窮得萃勝橋

記四

萃勝橋者跨諸山之口吾欲於其陽立一綽楔扁之曰

海上三山而力未能也橋以石頎壯麗其下則諸溪之水皆會焉其上可以北盡西弇山東北盡中島東南取佛閣花竹之半又以其虢得丈漪堂之勝所不能及者東山耳故名之曰萃勝度橋始入山路一石臥道如虎南北皆嶺南界而北雄北嶺之東南嚮者一峰獨尊突兀雲表名之曰簪雲其首類獅㵲瀕又曰伏獅右一峰稍亞若從者曰侍兒又右一峰更壯而領中穿若的曰射的南嶺諸峰皆前嚮此僅得其背耳由飽山亭望之

可指數一類古碑文曰禹篆餘不載路折而北得一灘羣石怒起最雄怪為獅為虬為眠牛為躑躅羊者不可勝數總而名之曰突星瀨瀨之右皆嶺其據嶺而瀕徑者曰岩崿峰曰楚腰峰皆以狀也一石屏色若玉而坦拖可愛曰白雲屏瀨之源為蜿蜒澗宛轉數十折入天鏡潭其一支穿縹緲樓下以入潛虬洞與潭會中多奇石可紀大抵前抱縹緲而後枕諸山迴伏皆因之所以名蜿蜒也去白雲屏之亡何逕忽斷兩石所不接者尺

許其下澗水湛湛通小龍湫小龍湫者頂螺旋如覆敦三方皆奇石峇嶙而下積水深窈游客過之駭謂若有物其中故以名湫之西南一線道傴僂而上可以闖小雪嶺余嘗游西洞庭石公之風弄傾似之名之曰石公弄更十武許得一巖坐磐石其中倦可息也曰息巖自是俯逕之峰其拙者曰似傲巧者曰殘髩曰碎衲拙而大者曰大樸屏石之似白雲而稍蒼者曰蒼玉幾盡而得一磴可十級上余戲名之曰誤游磴所以稱誤游者

其脈自芙蓉池之西北度小有橋崇昇若馬脊皆植桂凡數十百樹曰金粟嶺自此復夷縁磬折溝溝盡而得石磴十級以上有亭一可以觀田中穫名之曰省穫其又坦上十步許一茅亭踞之故文博士壽承嘗為余古隸乾坤一草亭結法甚佳因扁之抵此則西原之野色盡矣亭陰即小龍湫頂度而稍西北折有白石數峯因名之曰小雪嶺循而至誤游磴所謂似倣太樸諸峯皆道傍物也客沿澗得磴便陟迤邐以出忽不知其至小

有橋為故道始悟嚮者陟之誤也由誤游磴復西俯澗之石有曰黑雲堆者有曰千年菌者以奇甚故名他可名峰石殊衆倦不能署筆矣尋得一洞入夷而出險洞中石傾崎崖隤如相角者名之曰䶥牙取高唐賦語也東南攀躡而上得平臺即洞頂傍植靈楸玉蘭胡桃之屬一峰南嚮曰翫客稍東南數武一峰曰指迷自是大青石梁横亘之最雄麗名之曰青虹循青虹復西而下入洞屋其上則縹緲樓也南壁皆巧石堆擁絶類飛來

峰下有小懸崖適得舊刻石米元章所題畫布袋和尚像巖其中名之曰契此巖契此和尚名也北則設連牀半出簷外可以盡承南嶺之勝余每春盡坐此北風吹落花滿巾幘依依不忍去右折梯木而上忽眼境豁然益縹緲樓之前廣除嚮入山所得簪雲三峰皆在焉左錦川一峰森秀真蜀錦也名之曰浣花自此遂陟縹緲樓取少陵城尖徑仄獨立飛樓語又以洞庭西山嶺名名之尺鷃逍遙不自知其非九萬也此樓是三弇最高

處毋論收一園鏡中啟東户則萬井鱗次碧瓦雕甍纖悉莫遁啟西户更上三級得臺下木上石環以朱欄西望婁水如練馬鞍山三十里而遥木落自露北望虞山百里而近天日晴美一抹弄碧名之曰大觀臺又曰昔虞榭背不及馬鞍者志遠也他美略矣樓之下左降得方臺砥平懸崕而下距天鏡潭數十尺收西山之勝最切而攝月最先坐此令人意自遠名之曰超然臺一峰多嵌空而不能透曰逗雲一峰儼若垂紳者曰端士一

石若面首而椎者曰巫髻皆臺飾也樓南稍東得石磴十級而下白雲門又東北十級而下有門曰隔凡則吾三弇之第一洞天也空中靚潔或明或晦乳竇涔涔欲滴嶢嶭巉巇崎若嚙若搏其水左與天鏡潭合然上皆怪石覆之北取蜿蜒澗渺渺而入俯窺之若一星以其窈窕不易測也故名之曰潛虬而亦會我先師曇陽子籠靈蛇於是不二時而失之旬日而見於徐墓其義葢亦貽云洞中石磴凡再斷游者過之必魚貫以手乃其足

猶踸踔也出洞則復曠朗稍南為枕流灘以其阯汚時侵水也傍多美石曰鷹喙曰小玲瓏者更北過小石梁正值青虹之下與相暎帶因名之曰雌霓復入阸牙洞轉登故臺少西得一亭桂樹環之曰叢桂尋返抵臺則取中弇道矣臺雖庳以其縮三弇之轂也名之曰縮奇由縮奇而下數級後諸峰匯之稍有石傍出於水可以釣名之曰忘魚磯取王弘之語意也磯傍有一石坌出驤首欲奮曰鰲頭已復折而上四周皆峰石石虩雜植

紅白梅白者十八一亭亭焉曰環玉傍有錦劈二峰劈峰獨擘雲而上曰獨秀小轉抵月波橋而西弇之事窮

記五

西弇之事窮而得水與中弇隔頗遠為橋以導其水兩山相夾故小得風輒波乘月過之溶漾瑣碎可玩適有遺蔡君謨萬安橋記者中月波二字甚偉因摹以顔橋楔之楣度橋一峰骨立當之宛然陸叔平所貌也名之曰古廱前為壺公樓西壁右則饒峰石之屬轉西南皆

踞水鬱律磈硊嵌空虚中各出其態以媚游舫稍出水則甚奇有若雙舉肘者曰擁袖若昂首而飲者曰渴猊有若尾渴猊而小者曰猊兒有若飄舉者曰凌波若憔悴將溺者曰憫相餘故不辦枚舉也不數武為率然洞其上下平而左右饒石骨以其脩且谽谺也類若為率然所中穿者故名洞且盡兩石夾之儼然兩闔人左高而瘦右卑而古總名之曰司閽石其西南折而下有磐石臥水亦釣磯也以其距藏經閣小遍為喚渡處名之

曰西歸津復循洞口東轉度清波梁其下穿漱珠澗口自此踞水之峰有類白玉者有類蒼璧者皆古而多穿漏其蒼者尤奇名之曰天骨白者曰楚琢小轉而南兩壁上𨹔一石臥之曰小雲門自此轉而入峽矣峽兩傍有怪石呀𡨋陰沍仰不見日緣澗而轉委曲泝沿兩相翼為勝嘗謂峽高不能三尋許而有蜀夔府岷峨勢澗傍穿不過數尺而乍使靈威丈人探之當必有縮足不前者此中弇第一境也峽將窮得一石扣之其聲泠泠

然若搏磬家弟過而樂之名其峽曰磬玉余名其澗曰
湫珠要以不能盡發其美為恨由磬玉峽再轉可十五
級而得石欄翼然啟左扉而入抵中樓凡三楹其前則
為石壁壁色蒼黑最古似英又似靈璧硆硏搏擭饒種
種變態而不露堆疊跡錢塘紫陽菴一二處彷彿近之
曰紫陽壁客謂余世之目真山巧者曰似假目假之渾
成者曰似真此壁不知作何目也壁之頂皆栽括子松
高不過六尺而大可把翠色殷紅殊麗啟北窗呀然忽

一人間世矣漣漪泱漭與天下上朱栱鱗比文窓綺樓極目無際東弇西崦以朝夕鬬勝顔之曰壺公謂所入陿而得境廣也左正值東弇之小嶺皆緋桃中一白者尤佳適與敬美春盡過之尚爛漫刺眼因名之曰借芬右室於冬時遥睇縹緲雪色甚快名之曰含雪樓之下前後所獲境與樓埒稍東承簷溜處産芝已三閱歲矣每産時其阯不雨而潤上有紫氣受日晶熒因名之曰榮芝之所自含雪之前廊可三級轉而南一室世尊坐蓮

花儼然名之曰梵音閣借紫陽壁頂松風名也出閣右盤而上三級則為絶頂曰紅綠峰又曰玉玲瓏亭亭霧表是洞庭第一佳者其左稍次曰漏月峰更次曰盤陀峰右次錦石一曰衲霞峰復左盤而下時時得佳石獨錦峰一尤精麗是蜀品第一佳者名之曰青玉筍自此穿一石梁其下即礬玉峽名之曰鰲背度鰲背有亭亘焉入亭無他奇而澗峽之卉時時入户與壺公樓步武客候樓鑰不時啟於此小憩名之曰徙倚自徙倚亭而

南折下數級得東泠橋而中弇之事窮始余失筴為愚公其治山獨兹弇最先就緒而所徙乃吾廉涇故業最饒美石皆數百年物即山足可峰也所徙即非石而樹山礬矮松一尺九節虬屈擁腫他桃梅棠栝之屬若慕之而爭為奇者峽仄澗迫枝葉樛翳游人過之墜帽鉤袂相踵接而盐稱快然吾意未已復有東西弇故曰愚公也

記六

度東泠橋一峰當之曰窈窕峰自此而南有二峰一高梧數桃樹甚茂又南為舫屋然皆非取東泠道也折而北一斧劈峰曰青峭又一峰曰拙叟東轉皆曲逕逶迤而上數十武一峰斜睨若貧姥頻曰碧皺遂得亭北嚮其左茂樹深澗幽閒可人葢至亭而東弇之勝始顯自此分二道以出故名之曰分勝亭陽道由正北穿小石門微闢右方一高峰文理皴皴若裂名之曰百衲其次而庳者亦如之曰小百衲類僧與其雛偶語者稍西一

峰最崇而兩尖相嚮山師名之曰蟹螯或以其俗請易之余謂此晉畢吏部語也使我得君山酒滿地似此佐飲何快如是遂不易東北斜上三級得廣臺是流杯處其臺鑿石為芙蓉屏石西面脩可五尺餘廣倍之曰雲根嶂得水則杯汎汎由嶂下竇穿芙蓉度客爭取之至濕衣屨不顧也石芙蓉之水東注一峰下瀉於池怒激狂舞儼然小栖賢也名之曰飛練峽徐凝詩故惡二字却殊不惡耳然飛練蟹螯二勝皆以汎舟始出之餘不

能爾縣流觴所十餘級而下始為大灘迴顧一峰北嚮若首肯灘景狀曰挹清峰灘勢直下往往不能收足第最寛廣狠石四列垂柳緋梅蜀棠交蔭憩之則池與南榮畫棟兩崦嵐墾昏旦晦明之趣盡入阿堵讀康樂清暉娛人語真足忘歸也因目之曰娛暉灘左望一石甚麗曰錦雲屏已從東南探逕竇側足而上為雲根障之背雙井肩並有轆轤甃汲水以流杯處俯瞰沈沈若虎丘劒池復東數級而下得老樸大且合抱垂蔭周遭幾

半畝傍有桃梅之屬輔之始僧售地欲併伐此樹以要
余余謂山水臺榭皆人力易為之樹不可易使古也益
之價至二十千而後許為亭以承之曰嘉樹樸惡木也
而冒嘉名亦遇矣亭北枕池而南臨澗又藉樹蔭雖小
致足戀耳傍亭一峰遥望之若蓮花近不盡然故名之
曰似蓮自嘉樹亭折而東一石梁正碧色曰玢碧梁東
上三級復西北轉迤邐而上得一嶺若案稍北一嶺若
馳脊前後九括子松環之最茂每日出如膏沐青熒玲

瓏往往撲人眉睫松實香美可咀曰九龍嶺亡何抵三步梁其修不能過三步也而險自此折而下已宛轉復上穿得美篠為逕抵振𢉵廊而止此所謂陽道也陰道皆幽逕瀕澗折而北躡磴下稍東復折而南凡數折始為山神祠祠傍一樹斜穿垣而南以蔭僧沼復轉而蔭我其右一樹大亦如之皆出重價購之僧者其材不中直五之一也祠西傍出一道由玢碧梁下度可以瀕窺留魚澗之勝留魚澗者首分勝亭而尾達於廣心池最

修而紆幾貫東弇之十七兩傍皆峭壁數丈宛轉將百曲即游魚入者迷不得出故名留魚花時落英墮者亦積不能出故一名留英大抵客游白陽道則池與澗之勝各半得之其自陰逕所擅澗而已逕不為疊磴上下甚峻而滑忽起忽伏其上則袂相挽小斷則躓下則履相踵小近則嚙以故游者或苦之而振奇之士更栩栩誇快澗盡其陰逕出而得池然再斷斷之中為平坡其再斷之中復再斷而中疊石以度度者必振衣而躍乃

先濟曰振衣渡游女至此往往怯而返又曰却女津過此則繞歛霏亭之後轉入亭歛霏亭者遥與先月亭對盎西崦之落照歸焉故名亦取康樂語也自是與陽道之出山者會而為振屧廊大抵中弇以石勝而東弇以目境勝東弇之石不能當中弇十二而目境乃蓰之中弇盡人巧而東弇時見天趣人巧皆中擨而天趣多外拓時有二山師者張生任中西弇吴生任東弇余戲謂二弇之優劣即二生之優劣然各以其勝角莫能辨也

記七

由西弇山而東至環玉亭而西山之事窮北折得石門榜之曰惜别峯所不能盡者間值三四焉自是皆土山蛇紆而上雜植美篠壘石為藩其右大有餘地擬蔭美木未徧復紆而下其左傍廣心池一草亭當其阯夜月從東嶺起金波溶溶萬頮注射此得之最先名之曰先月循亭而北復為石磴大小數十峯參差磊塊以祖出山道耳溪水隔之橋其上曰知還取陶彭澤語也已復

橋稍東為文漪堂堂俯清流湘簾朱欄倒景相媚微飔徐來縠文熨皺正值中島之壺公樓夜分燈火相暎帶小語猶聞何但絲竹吾不知於西湖景何如彼或以遠勝耳堂有三壁間取文選詩句稍暢麗者乞周公瑕擘窠書是生平得意筆左壁平湖右壁雪嶺則皆錢叔寶為之而雪嶺尤壯出文漪堂左折而入得一門曰息丈忽呀然㗂豁蓋廣除也堂三楹踞之殊軒爽四壁皆洞開無所不受風間植碧梧數株以障夏日耳名之曰涼

風堂俟梧成當取崔濟南語名之曰鳳條館緜堂西數武曰爾雅樓一曰九友所以稱九友者余宿好讀書及古帖名蹟之類已而傍及畫又傍及古器罏鼎酒鎗凡所蓄書皆宋梓以班史冠之所蓄名蹟以褚河南哀册虞永興汝南志鍾太傅季直表冠之所蓄名畫以周昉聽阮王晉卿煙江疊障冠之所蓄酒鎗以柴氏窑杯托冠之所蓄古刻以定武蘭亭太清樓冠之凡五友儕而上攀二氏之藏以及山水并不腆所著集合為九郎中

思歸時鬱鬱為歌以志寄蓋未幾而遂納節之請九友居吾樓始獲昕旦矣閣前瀕方沼下蓄金魚數百頭餌之則羣起適得米元章所書墨池二大字勒石嵌於沼之陽蓋稚子時時用滌硯亦實録也樓西通一竇稍迂之復得三楹中室以奉三教像名之曰叅同左室多藏宋梓書名之曰少宛委右則暖室也蘊火以禦寒名之曰彌雲窩中庭數拳石隱小穴斜垣外水逸階為流杯西穿暗室出猊口注墨池滮滮盈耳吾以窮臘栖彌雲

以深夏息涼風其他則朝夕坐爾雅隨意抽一編讀之或展卷册取適筆墨天所以縱我者滚滚不竭酒天所以酬筆墨者數飛白不醒亦足以老矣一旦悉舍之而事空王一瓢一褐一團焦束身嚮所謂爾雅樓今僅四立壁耳九友之去為何人主不復問也出息交門而為庖湢食廩酒庫又西有樓五楹藏書三萬卷榜之曰小酉今亦為兒子輩分去存空名耳樓之前高垣其下修廊數十丈枕廣心池即由文漪堂出别墅後道也自弇

山園而入者至此眷眷不忍別出別墅者豁然若得天地人人思振屧焉名之曰振屧廊始乞尤子求畫壁作武陵源而俞仲蔚以行草書記及詩足三絶一夕大風雨傾墜無餘余乃殺其左右之太高者而中為樓三楹其下不廢廊而樓可以眺捲簾則幾得園景十之七罨靄渺瀰皆在目眥間遂為一勝地游者快之不復追憶前畫壁也廊窮為門曰與衆折而北復為門枕通流榜曰琅琊別墅稍東度一橋又東則余今所作莬裘以居

三子者也

記八

山以水襲大奇也水得山復大奇吾園之始一蘭若傍
啙地耳壘石築舍勢無所資土必鑿鑿而窪則為池山
日以益崇池日以窪且廣水之勝遂能與山抗其源自
知津橋南有斗門外與潮合而時閉之稍北則為藏經
閣閣地若矩四方皆水環若玦左方稍前跨為石屋三
間以藏吾舟其一舟具欄楯羃以青油可坐十客其一

狹不容席呼酒網鮮而已舟行閣前平橋不可度兩岍皆松竹桃梅棠桂下多香草襲鼻直北可數丈則為中弇之東泠橋橋下兩岍皆峭壁猙牙坌出壽藤掩翳不恒見日紫薇迎香含笑之類時時與篙礴是曰散花峽循而東首覩所謂蟹螯峰者決流杯水觀瀑布之勝濺人面稍循而東傍娛暉灘是泊之最勝處更東抵嘉樹亭折而北至歘霏亭沿振屧廊泊丈漪堂於此喚酒炙乃環小浮玉島小浮玉者其高不盈尺廣十之以水長

落為大小為其類吴興碧浪之浮玉也故名島之南則
可循壺公樓摘紅梅碧桃花西傍先月亭沿土山而南
出月波橋逌然別一天地矣澄潭皎潔如鏡西中兩弇
夾之峰勢或近或遠近者如媚遠者如盼其中弇則梵
音閣之輔峰皆出西弇則潛虬洞西泠灘之景在股掌
間折而南稍東則為中弇之面山稍西穿萃勝橋則為
西弇之面山是皆弇之最勝處一轉檝則得之名之曰
天鏡潭取青蓮月下飛天鏡語也其直南入罨畫溪抵

知津橋而水之事窮吾嘗以春日汎舟處處皆奇花卉色芬㛹目鼻當欲謝時寄命微颸每過酒杯衣裾皆滿花事稍闌濃緑繼美往往停橈柳陰篠藂以取涼適黄鳥弄聲喈喈可愛薄暝峰樹皆作紫翠觀少選月出忽盡變而玉玲瓏嵌空掩映千態倒影插波下上競色所不受影者如金在鎔萬頳射目迴槳弄篙迸逸瑣碎驚鱗撥刺時躍入舟間一奏聲伎櫂歌發於水則山為之荅鼓吹傳於崦則水為之沸圓魄之夕鳴雞自狎毋論

達丙而亡倦色即署光隱約浮動客猶不忍言去也曰

吾不憚東曦安能使東曦之為西魄也葢弇之奇果在

水水之奇在月故吾最後記水以月之事終焉

弇州續稿卷五十九